**林文玉（化名）52岁自由职业**

如果没有这场疫情，我们一家四口春节是打算一起自驾游的。然而疫情来得太快，容不得我反应，家就被撕扯得四分五裂。

我老公是公交车司机，接触的乘客很多。为了防止被传染，我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，家人外出穿过的衣服、鞋子都放在门外，但病毒还是防不胜防。

1月28日，他回家后感觉身体不舒服，洗漱完就早早休息了。谁知第二天早上就呼吸困难。我和儿子、女儿赶紧送他到医院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抢救回来……

后来我和孩子们做了CT检查，女儿和我都被感染了，儿子幸免。2月2日，我突然喘不上气、四肢无力，想打电话求救却连手机都拿不起来。3日，我住进了医院，用上了吸氧器。当时一位护士帮我挂的号，后来也没有收钱，这些我一直都记着。

刚入院的几天，每天都在生死线上徘徊，一口饭、一口水，都难以下咽。当时想的更多的是孩子。如果我没了，他们怎么办？

那个时候，特别想活下去，哪怕只有一根救命稻草，我也想紧紧抓住。

万幸的是，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驰援武汉，国家来救我们了。女儿后来被收治到了方舱医院。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，她也曾感染新冠肺炎病毒，自己居家隔离已经治愈。她用自己的经历给了我希望。

医护人员们对我百般照顾、不离不弃，不停地鼓励我：“阿姨你要坚强，你还有亲人。”看我情绪低落，广东医疗队的小护士们学着说武汉话逗我开心。

医生要跟我握手，护士要喂我吃饭，可我是一个病人啊，我特别怕传染给他们，我让他们离我远一点。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还有很多病人要救。那个时候，就希望快点好起来，早点出院，把病床留给需要的人。

入院第8天的时候，我感觉呼吸慢慢顺畅了，身体可以活动，也有些食欲了。后来出院的时候，也是医护人员找车把我送了回来。现在再看电视里的报道，那些场景都是自己曾亲身经历过的，很容易就流泪了。

救我的人，我都看不到她们的脸，但我会记得她们，希望疫情结束后她们都能平平安安的。

**柯舜32岁急诊科医生**

如果没有这场疫情，春节期间我应该还在上班吧。节假日的时候，急诊室一般都很忙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应该是很早就被感染了，毕竟工作需要接触大量发热疑似病人。不过我自身抵抗力还行，所以一直没有住院，靠药物在隔离区扛了过来。

之前一个月做了四次核酸检测，都是阳性。有过煎熬，甚至自我怀疑，因为这意味着后面可能会出现任何未知的情况……但作为一个医生，我还是很快调整了心态。工作的时候，我曾通过自学考过心理咨询师，所以非常明白，这个时候焦虑往往是无用的，反而会影响机体免疫力。随后的一次核酸检测开始转阴，2月22日第二次检测也转阴了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。

我们这批80后还是有一些医学情怀的，医生可以救死扶伤，那个时候报考医学院就是这么想的，不单纯是为了能有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。

参加工作后，在重症医学科室和急诊两头跑。见了太多不可预期的死亡。很多时候医生往往拼尽全力，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……我们可能会比家属更难受。我们也想给他用最好的药，上最好的治疗设备，但现实很复杂。要么是病人身体状况无法承受，要么资源紧缺，我们也得考虑其他的病患需求。

面对死亡谁都会怕，这也能理解。曾经我有个接诊的病人，从武汉市下级医院过来，一开始就说自己没有发烧，矢口否认有过相关感染症状。直到看了片子，他才承认自己撒了谎。

急诊室，本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，再出现一个未知且移动的感染源，那情况就更糟糕了，有的轻症最后可能会变成急性重症。人的求生欲是很强的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应该加强。

国家管控后，情况比我们预期要好很多，防治救治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快速推进。但是如果有新发现的感染者，就说明还有到处流动的感染源。现在疫情防控进入到了关键时期，稍有松懈，就可能使大家辛苦筑牢的防线被豁出一道口子。

现在我只希望平稳度过医学观察期后尽快返岗。当概率只能是0或1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，做正确的事情。

**李鸣（化名）59岁公务员**

说实话，我这个人是从小受过苦的，没什么怕的，但那段时间病情加重导致上不来气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心情真的很糟。

刚开始测体温，家里常用的水银温度计，甩两下，水银就下去了。但是后来连续甩四下，也甩不下去，因为浑身没有力气，一直低烧不退，完全不想吃东西。但是不吃又不行啊，得增强免疫力。那几天吃饭完全就是整块儿整块儿硬往下吞，不想在嘴里多停一秒，吞下去吐，吐了又吞……

这个病发展得太快了。我哥是家人中最先发病的，4天后就走了。他本来就是肺癌患者，送进医院后诊断肺部有感染。在普通人看起来，肺部感染跟肺癌似乎有着因果关系，所以我们都没太重视。

安顿好哥哥的后事，我开始低烧，这个时候已经有点警觉了，就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新冠病毒的特征。在等咽拭子检测结果期间，我一直在家里隔离。其间，我的姐姐和妹妹也相继出现了感染症状。

后来通过社区救助，我住进了医院。感觉无望的时候就开始琢磨遗书，因为当时也找不到笔和纸，就在心里想了一遍又一遍。

情况好转也是从量体温开始的，那天早上我试着甩了两下胳膊，温度计里的水银居然下去了，有点激动。果然，检查后发现病灶正在吸收，18天后，我正式出院了。

人只有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才会发现平日里那些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换做自己也未必能做到。

住院期间，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护士坐那儿有点不舒服，就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很饿。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她们一直都吃得很少。

我们病房有一个75岁的老头，病得有点重，大小便不能自理。有一天大便拉到了床上，屋里臭气熏天，但是来了几个医护人员，很快就清理换洗掉了。

感动，确实感动……尤其是当你身处这种环境的时候，体会更加深刻。

**王贤辰（化名）28岁药剂师**

现在想想，其实有一瞬间，当你真正要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放心不下的事情。

去隔离前，我跟我爱人说，我先把银行卡密码跟你讲一下吧，她说讲啥呀，你还有一屁股贷款没还呢，然后我们俩都笑了。

我是2月1日晚上开始发烧的，十点左右，睡了一觉起来准备去上夜班，起床后突然头晕，全身乏力，量了一下体温，38.5度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因为过年那几天一直在医院值班，平时工作时防护措施做得也比较到位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通过什么途径就被感染了。

第一次检查显示肺部有阴影，第二次显示病灶蔓延，扩大到了40×10mm，但除了轻微咳嗽，没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。现在想想很大程度上是跟个人身体免疫力有关系。

可能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有信心，感觉自己一直都有侥幸心理吧……虽然看得开，要说不紧张那也是假的。

隔离的那段时间，尽量不让自己想太多。每天早上醒来后，先赶紧下床走两步，深呼吸几次，再伸展身体，看看是否哪个地方不对劲，或者动不了了。如果一切都正常，接着就是量体温，每天三四次。另外我还给自己做了备忘录，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。如果今天检查一切都好，感觉就又挺过了一天。

住院期间，时常会想起父亲。他是一个不善言辞、比较冷淡的人，像中国的大多数父母，爱孩子，但不会表达。他一般不发朋友圈，可能朋友圈都是熟人吧，心里有障碍，但是他会发抖音。隔离期间，我有一次刷到了他的作品。视频拍的是他过年时候给新婚的我们准备的红包，红包上面都写好了我和我老婆的名字。那一刻，心里突然很难受，很牵挂……

父母现在都还在黄冈老家，不知道我感染的事情。幸运的是，我已经出院了。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，照顾好自己，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。

绝处逢生

最好的好消息，有时候只是从一间房换到另一间房。

邱军36岁物流工作者

2月19日，对我而言，是振奋人心的一天。我从ICU转入普通病房，从危重症转为轻症，这意味着离康复也越来越近了。

回想起来，初次感觉身体不适是在1月24日睡午觉起来，体温38度。因为担心去医院被传染，所以自己在家吃药，奥司他韦、连花清瘟，并与家人开始隔离。后来就开始出现咳嗽、头痛、拉肚子等症状，直到5天一盒的奥司他韦吃完仍然没有好转，于是去医院就医，CT结果显示双肺感染，有磨玻璃影。

打了几天吊针没有好转，上楼开始喘气，每上一层都要喘几分钟才能再上一层。

2月8日，我的母亲凌晨三点起床到医院发热门诊排队取号，为我争取核酸检测。当天，我的病情恶化，下午已经开始咳血。

次日凌晨1点多，我老婆和母亲坚持送我到医院过夜，担心病情继续加重我无法行动。打针吸氧，在急诊大厅的椅子上坐了一晚上，祈求手机里有可以接收住院的消息传来。中午时分，终于有了住院通知，办理手续入住ICU。

住院后，医护人员让我非常敬佩。如果说疾病是恶魔，那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就是天使。他们照顾病患非常细心，打针、喂药、做记录、真正地在治病救人。他们让我感动，也给了我力量。

**陈女士72岁退休老人**

从ICU出来那天，几位年轻的护士把我送到普通病房，零碎的东西多，我开玩笑说自己就像个“逃荒的”，大家听了，笑倒一片。

来医院之前，我开始只是低烧，之后就没力气走路了，再后来便血，就被送到医院了。

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，当晚我就确诊了，之后转到ICU病房。住院的第一天晚上，我有些焦虑，整夜没怎么睡。耳边呼吸机规律地发出嗤嗤声，监测设备不时嘀嘀作响，能听到身边医生护士在抢救病人……说不害怕，不可能。但是，我已到古稀之年，抢救好，我感激不尽，没抢救好，也无所谓，我看开了。

我算是比较听话的病人，除了有时候胃口不好，吃不下饭，医生给的其他“任务”基本都能完成。医生护士给我治疗，我就跟他们说：“我不怕，你们这样抢救我，我感激不尽。”

医生护士很辛苦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这些年轻的“战士”都是别人家父母的宝贝，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来救我们。我本来是很开朗的人，每次看到他们抢救病人、给病人倒便盆，我自己就流泪，不是为我的病流泪，是觉得他们真的不容易。

我还算挺幸运的，2月24日就出院了。但是同病房30岁的小翠（化名）情况不是很好。她在接受高流量吸氧治疗，无法下床，每天吃喝拉撒都在病床上。她这么年轻，不能有事啊，不然太可惜了。我每天都给小翠打气，跟她聊天，有时她想听歌，我就给她唱歌。我告诉她，一定要振作起来，跟病魔抗争到底。

“唱不完的是感激，说不完的是谢谢！只把那白衣战士对病人的爱，余生中永远记心怀......”这是我在病房改编的歌曲，我给它取名叫“医患情缘”。

我有个心愿，等疫情过去了，一定再回到这里。我要见一见并再次感谢那些曾经给我治病，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们。现在我看不到他们的脸，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衣服上都写着呢。

**杨先生68岁退休老人**

人活一辈子，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好、心态好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有时间就会出去玩，海南、北京、西安、上海、杭州……国内的城市几乎都去过了。现在年龄大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想去哪儿也去不了。

这次，我是真没想到我去了趟鬼门关又回来了。因为本身就有类风湿和糖尿病。平时就全身关节疼痛，睡不好觉，又得控制饮食，很折磨人，跑了好多医院都没法子啊。这次疫情来得太凶猛了，没想到我也被感染上了。

但好在2月1日我就住进了湖北省中医院，当时发烧39度，咳嗽、胸闷、乏力。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疾病，而且年龄又大，医生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，感觉对我个人而言效果还是很好的。

可能我平时比较关注医药学这块儿，自己每天也都会看新闻，治疗越到后期，心里越有底。每天给老伴儿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，讲讲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啊，吃饭怎么样啊……

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平常心吧，不抱过高期望，也不想最坏打算。因为这个时候你也做不了什么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医生，在专业的治疗面前，静下心积极配合。

或许是心态好了，治疗效果也越来越明显，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了。连续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后，2月14日，我治愈出院了。临走前和医生护士们来了一张合影，留作纪念，真的打心眼儿里感谢他们。

年轻的时候，有事情做就是快乐的，老了以后，就想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不麻烦别人，不给别人添负担。

**安平（化名）38岁金融从业者**

如果没有这场疫情，或许我还是会下班跑跑步，晚上回家陪孩子玩会儿，再看看球赛……

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，这是我人生38年以来，第一次在外面过年，而且又是在医院以这样的方式……别人都高烧发热，而我发冷，冷到一直哆嗦的那种。喝很多水，盖了好几床被子也不出汗，以前没睡过电热毯，那个时候都用上了，依然不出汗。

最开始是在家里的车库支张床，自我隔离。后来医院通知去隔离点，我就过去了。因为疫情暴发突然，多数隔离点都是临时设置的。我去的隔离点是由一个老年公寓临时改造的。第一天晚上没有热水，没有药，我裹着被子，眼泪不由自主就下来了…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。那会儿黄冈还不是很冷，但病痛的那种冷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治疗条件很快跟了上来。医疗设备、药品以及医护人员陆续补充进来，心里突然踏实了很多。再后来就转到了医院，刚去医院第一天，依然缺药。

家里人去药店买了1万多块钱的药，有增强免疫力的，还有各种抗病毒的，后来都用上了。但我知道这些药买来不容易，这是我爱人和姐姐半夜开着车跑了三四个小时十几个药店才买到的。

让我欣慰的是，跟我有过接触的家人朋友一切正常，没有人被感染。否则，我真的会很愧疚。

想感谢的人很多，特别是一位姓丰的医生，她休息那天还专门为我跑到医院去找资料。感觉医护人员太不容易了，有的女孩可能在家里还是小公主，但是到疫情一线都能独当一面，承担了医护、保洁、心理咨询师，甚至快递员等多个角色，没有任何怨言。

我父亲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冒着大雨给我送来了鸡汤，整个人都淋湿了。家人和朋友打电话，发消息，都说等我回去再补个年夜饭，女儿一遍又一遍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……很牵挂，从未感觉到如此被需要，那么多人都在等着我回去。

现在精神好了，感觉生活又有奔头了。国足与马尔代夫、关岛的世界杯预选赛即将举行，作为资深球迷，还是期待中国男足能顺利突围40强赛，冲进世界杯！

<http://news.cctv.com/2020/02/28/ARTIFRuShSwoRVyLgcm2Qhi8200228.shtml>